

(2000-2008)

精 华 本

新华文摘

新华文摘杂志社 编

·
哲
学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2000-2008)

精华本 新华文摘

哲学卷



人
民
文
学
社

总 策 划：张耀铭

责任编辑：王善超

装帧设计：周涛勇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华文摘精华本:2000年~2008年.哲学卷/《新华文摘》

杂志社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01-008329-2

I. 新… II. 新… III. ①文摘-中国②哲学-文集

IV. Z89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909 号

新华文摘精华本(2000—2008)

XINHUAWENZHAI JINGHUABEN

哲 学 卷

ZHAXUE JUAN

新华文摘杂志社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中国印刷总公司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30.5

字数: 430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8329-2 定价: 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2000年

- | | | |
|----|-------------------------|----------|
| 3 | 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 孙伯鍈 张一兵等 |
| 14 |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几个前提与方法问题 | 欧阳康 |

2001年

- | | | |
|----|-------------------------------------|---------|
| 23 | 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生命力和历史使命 | 陈志尚 |
| 31 | 从历史观的高度研究哲学价值论
——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旧话重提” | 刘 奔 |
| 34 | 简论应用哲学的对象、特征和主要任务 | 郭国勋 |
| 42 | 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内蕴 | 张奎良 |
| 50 | 超越现实性哲学的对话 | 张世英 陈志良 |

2002年

- | | | |
|-----|---------------------------|---------|
| 65 |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 | 刘放桐 |
| 76 | 论人的全面发展:历史与现实 | 王锐生 |
| 88 | 三大历史语境: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 张一兵 胡大平 |
| 98 | 和合方法的诠释 | 张立文 |
| 106 | 道德思维引论 | 唐凯麟 |
| 116 |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题的几点思考 | 梁树发 |

2003 年

125	中国诠释学的创造与建构【访谈录】	余敦康等
132	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	蒙培元
141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问题	孙伯鍤
145	论以人为本	夏甄陶

2004 年

159	哲学的三种境界	叶秀山
169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汤一介
172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三种基本理论范式述评	李翔海
178	中国哲学: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郭齐勇
181	中哲、西哲、马哲互动与建立中国新哲学	彭永捷
186	启蒙:精神的延伸性	尚 杰
195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姚新中
205	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	高清海
209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	李景源
216	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	杜维明

2005 年

225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个误解 ——从 Being 的意义谈起	赵敦华
233	从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看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陆杰荣
241	哲学的困惑和魅力	俞吾金
246	20 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孙正聿
255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任 平

265	形而上学的遗产与实践哲学的发展路向	王南湜 谢永康
274	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	丰子义
285	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	万俊人
292	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	孙利天
301	公共性:走进我们生活的哲学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视点	袁玉立



2006 年

3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衣俊卿
319	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	韩庆祥
326	政治哲学的兴起	甘 阳 刘小枫
330	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是当代人的指路明灯	陈学明
336	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陈先达
347	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	李德顺
355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刘笑敢
363	谈玄说无	庞 朴
370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	叶汝贤
378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构想	黄枏森



2007 年

387	当代法国哲学关于人性的四次论战	高宣扬
396	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	
	——科学文化哲学论纲	孟建伟



404	发展合理性的追寻 ——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实质与价值	刘福森
415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哲学问题	王伟光
423	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	方立天



2008年

437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	袁贵仁
445	“和而不同”:儒道释和谐思想分疏及其当代启示	邵汉明 漆 思
453	哲学的知识和哲学的责任	张庆熊
46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视野	张兴国
471	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探析	汪信砚 王雨辰

哲学卷

2000 年

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孙伯鍪 张一兵等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几个前提与方法问题 欧阳康



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孙伯鍈 张一兵 胡大平 张溟久

建立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学中,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从研究的角度,从建设和发展指导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教条”则更为重要,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所决定的。

体系哲学、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事实上,体系化思维方式正是影响近现代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思维方式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正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牛顿作为近代科学大师,他为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为了体系的完整性,将上帝设定为宇宙的第一推动,这就直接走到了科学的反面。马克思指出旧哲学只是满足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就拒绝了这种思维方式,而把基点放在用实践解决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直接表现为新哲学变革实质的基本内容之一。



形而上学”，但他自己也肯定，他的哲学是近代哲学逻辑发展的产物与顶点。事实上，在对“终极真理”也即所谓“客观思想”的追求方面，它与“形而上学”、“批判哲学”以及提倡“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的学说并无二致。他基本沿袭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分类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哲学全书体系，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主要体现为思想方法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只不过是：源于“客观思想”自身发展的辩证的有机的理性范畴取代了“从外面拾取而来的”主观的知性概念，成为体系发生、发展的尺度和动力。因此，按照恩格斯的指示，除了黑格尔哲学之外，体系哲学起码还包括“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

我们不难发现，以知性的体系哲学为出发点，整个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经过“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哲学，最终在黑格尔理性的体系哲学中完成了。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基本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体系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此转化为前者 and 整个旧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核心。

深受古典经济学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不仅推动德国古典哲学走向终结，而且也标志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最后走向终结。它不再像知性的体系哲学那样，把现实的矛盾隐藏在由知性所创造的堂皇的形式之后，而是牢牢抓住这种对立，并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寻求对立的解决。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反复强调起点的重要性，为的就是正确地进入“客观思想”（即绝对精神）本身，不再以外在的主观思维建立形式体系，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内在同一的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为本体的方法论体系。不过，黑格尔哲学并未能彻底贯彻自己的历史主义原则，而是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为资本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扩张所迷惑，欢欣鼓舞地宣布历史的终结以迎合资产阶级关于千年王国的虚幻镜像。于是，从方法论体系的科学立场出发，黑格尔哲学最终还是在知性的体系哲学失足的地方失了足，宣称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全部人类的终极真理。

黑格尔之后，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代，也有不少哲学家从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试图以个人（或者是个人的类存在，或者是个人的非理性存在）来消解绝对精神的抽象统治。但不管是费尔巴哈、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还是尼采，都未能真正克服黑格尔

哲学。因为他们用以解构的形形色色的个人,都不过是由绝对精神即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资产者。在黑格尔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同时,他们把资产者永恒化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个人。但马克思正确把握了黑格尔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合理之处,把人看作是物质实践尤其是一定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从而获得了科学地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这源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并不因为理性的和解而消失,只能够通过现实历史的发展和由此准备起来的一定的社会力量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解决。在旧哲学停留于对现存世界解释和理解的地方,新哲学发现了改变世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原本还存在着建立一种历史哲学的企图,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建立体系哲学的空想,意识到新哲学只能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各个层次的顺序。但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作为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规定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和真正趋势,作为改变现实世界的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就一直致力于对现实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科学解剖,最终发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通过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而决定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换言之,资本成为社会存在一切领域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型,社会存在资本化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的考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趋势,并找到了“科学上正确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完整再现了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由此在



《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一个严整的方法论系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历程及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这一过程事实上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开始的。它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实际传播特点直接相关,也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受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一般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可以直接追溯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在斯大林授意和直接参与下写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形成最高点,这就导致对体系的批判也包括了对恩格斯的批判。这是不准确的。

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实质,我们须首先澄清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而在恩格斯那里,则出现了关于一般外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恩格斯本人并未使用过这一术语。这一事实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纷争。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因此攻击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批判他将走向了实证主义、僵化教条的、属于旧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塞入马克思哲学之中。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讲坛哲学和讲坛经济学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马克思为了能使其为一般工人看懂已经做了大量努力,但就其原发形态而言,它依然是相当艰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指南,它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一般工人群众除了希望解决关系其历史命运的历史发展问题外,同时还希望能够对他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般外部世界问题有一个明晰的了解,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自然面临一个普及化、体系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确实是符合多数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由于马克思长

期忙于《资本论》的创作,这一任务主要就是由恩格斯来承担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之一、马克思长期的亲密合作伙伴,恩格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在晚年,他向当时的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们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尤其强调“我们的历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这与马克思的一贯立场相吻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以我们历史性的物质实践为中介来建构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认识。因此,首先,只在实践中才能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其次,只有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在这里实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哲学方法的提炼和推广!恩格斯后来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坚持和贯彻了这一思路,在方法论上与其说是通过自然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不如说是运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而对整个自然界作推广的应用和研究。当他说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时,就是极为深刻地坚持了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因为这说明了离开运动来谈物质和离开生产(实践)方式来谈人的存在一样,都是非辩证的。因此,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自然观,而没有创造出“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来命名马克思和自己阐发的学说,因为,无论是对于马克思还是对于恩格斯而言,根本不存在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对等地位的其他东西。

但在后来由自然科学变革所引发的哲学争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却成为了斗争的中心。第二国际理论家、包括创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的时候,一定意义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都随着论敌的语境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地平。按照柯尔施 1930 年的说法,“结果是,在一个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革命观主要是通过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运用于经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这种状态严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是否能够作为有效地反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



俗化理解这个问题已经被历史证明。当斯大林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钦定体系写进教科书时,它所能起起的积极作用也为教条主义以及他本人所推崇的个人崇拜所制约。关于这个术语的历史,黄楠森先生已经作了详细地说明(参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6期《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列宁那里,无论是反对第二国际和实证主义,还是在其著名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都没有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特征,而是视其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特征,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还保持着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没有抽象为对一般外部世界的全景式的概括。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意识形态化逐渐加剧,主要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经过苏联以阿克雪里罗德、米丁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青年哲学家的炮制,辩证唯主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母体,膨胀为对外部世界的一般描述,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反过来倒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它的一个特例或运用了。

从第二国际和前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之所以能够最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它符合多数群众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教科书体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曾发挥过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在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前苏联、东欧所面临的被破坏和被颠覆的危险长期存在着。在这种条件下,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必然源于党内意见和行动的一致性需要,这为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教科书体系从本质上反映的是旧哲学思维特征,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方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 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任务

旧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问题不在于它的表面结论,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它

确实达到了极高的科学水平。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它的体系并不完整。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从其实际后果看,它在理解马克思思想方面的教条思维和对马克思解释“必须如此”的个人崇拜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提供行动的指南,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质。因此,它越是精致就越是窒息了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而极大地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本身。因此,我们批判这一解释框架,并不是批判它的体系所包含的缺陷或不完整性,以致重构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接受的“科学体系”。

从根本上说,我们在当前对旧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就是要恢复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方法,将之作为一种研究指南,而杜绝教条。如果从体系的角度来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也只能是一个确定的方法系统,而不是一个泛化的包罗万象的“TOE”(theory of everything)大全。前文已强调,在旧哲学教科体系形成过程,斯大林只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因此,仅仅从斯大林身上去寻找旧哲学解释框架的错误之源,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改写”的同时,将马克思的正确结论也一起抛弃,或者,仍然从马克思的片断结论出发,整出一个不同于此的封闭体系出来,同样也是一种错误。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关键性认识都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形成共识。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的“非体系化”理论运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体系化”理论运动在本世纪有两次,它们正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两次重大的片面化、庸俗化针锋相对:一是20年代肇始于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开始所针对的主要是第二国际,稍后也直接反对斯大林体系;二是五六十年代的东欧所谓“非斯大林化”运动。

卢卡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系,还是方法?”这一问题的提问背景是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入所形成的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以及被柯尔施称作意识形态化的“列宁主义”(这一点却是对列宁的误解)。因此,卢卡奇和柯尔施都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并回溯到黑格尔并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一种传统,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客观地说,卢卡奇等人虽然在时代的理解上和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并没有能



够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这一问题却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随着 30 年代以后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哲学文本(如《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等)的公开发表而复杂化,被引向马克思本人所摒弃的人道主义方向,由此引发阿尔都塞等人与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科学”与“人”的争论。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取,因为其人学主导本质是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但是,阿多尔诺的反体系哲学仍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体系正是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理性神话。

“非斯大林化”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东欧暴发的,官方和非官方的马克思研究都从同样的理论前提出发:斯大林的教科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但他们看不到这一点:虽然旧哲学解释框架是片面的,缺乏对马克思结论的理论论证和逻辑说明,但其结论恰恰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作出的,也是正确的。因而,在这些结论之外寻找“真正的马克思”,其必然结果是无根的,对于现实的解释同样是非科学的。正是这一特点,斯大林体系在东欧被质疑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立即陷入多元,和各种思潮进行畸形的结合,产生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特别是在“实践”唯物主义框架下嫁接出来的人道主义哲学体系,直接影响了 80 年代之后前苏联、东欧的改革性质,最终形成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非体系化”运动看,它们的失误仍然在没有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实质。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的系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这一点出发的。当然,这里必须交待的是,这一“系统”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形象概括,而不是指其结构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史的变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描述,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简单地展开了。从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解释世界”走向“改造世界”,因此,他拒绝教条而倾向于认识和实践的指南,这种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核心体现在马克思拒绝了作为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理性工具”和“概念体系”,而深刻地走向历史本身。